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謏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見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

晉書卷七十六

朱脩之傳

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  
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  
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  
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  
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卽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  
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  
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  
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到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  
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  
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  
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  
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

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  
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  
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賂  
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羣  
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  
及牛馬穀艸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  
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常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餼脩之  
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  
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  
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胡致中云宗慤  
其心馬父淵爲戒

侍中史傳

鄭重也史

重

史作六十

宗

宗慤傳



不共稱者為將之盛聞乎。

謝朓云人臣受命於天之際鮮能自全而况苛克少恩尤易以自亡者與乃玄謨犯此三忌竟無玷缺何也觀其肉外易於以解眾惑單車就微不尚海推蓋忠順以受褒有蕩之獲之風而亦涕以請優刑之殺之北苛及元之者若其尚少帝失也

之類不冒履不測傾心輔弼又不可記忘身狗國者耶。胡致世云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曰以師十萬自費千金必先養士。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系。恭恭為提。北運籌決勝元人也。王玄謨為元師。乃伯夷貪。復之士也。昔近。則多素養。之。則幸也。借根存。回為民財。四取。

年從獵墮馬折脚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慤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牢自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黈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一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

將之不良柳亦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滑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眾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為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碯礮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主拓跋燾率大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眾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眾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為窟室及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

抑

王玄謨傳

昌史作寧蠻地志云

一則... 府庫也... 取... 有... 日矣

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為碯礮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為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湛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

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復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眾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嗷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

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所稱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茶供春膳粟漿克夏飧响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毘喩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闕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

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項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莊公子深早卒子績嗣

史臣曰脩之宗慈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終

顏師伯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  
 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  
 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  
 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  
 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  
 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  
 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

顏師伯

柳元景

沈慶之

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將帥即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願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寇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

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驂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

置吏佐初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並造陝下卽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竝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萬度嶠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年少與季明爲犄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械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

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旣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

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於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嶠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給。

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眾次於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  
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眾以應王師法起  
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眾溺於河者甚眾  
法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偽帥何難於封陵台列三營以  
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眾欲  
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並  
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陽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  
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眾向關時軍中  
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  
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眾二萬至闖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  
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  
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

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  
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  
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  
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  
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為寧蠻參軍臧質為雍州除元景為冠軍司  
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  
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  
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  
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  
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為前鋒宗愨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  
與朝士書曰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民人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

能高及云柳元景  
斬翻三將進後  
潼關關中甚  
係可在響聲  
當時乃不召  
長驅即亦必建  
恢復之業而魏  
主向敗自甘  
願之憂也敢  
沮喪推用於王  
玄謨而不救於  
柳元景故使胡  
馬南嚙直親  
江上可也抄掠  
沈慶之言猶在  
目前前下有一  
元景元能用而  
往追悔擅是  
潘若存也

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  
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  
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  
由申效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  
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  
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  
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  
屯若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  
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  
元景營壘未立為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  
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

史作東

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  
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  
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  
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  
頻得燒州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為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  
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  
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  
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  
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創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  
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為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  
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上至

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雖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三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雖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荊江後患諫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謨復以爲都督雖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雖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孰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

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

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

宗卽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沉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燮皇化方任乎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精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

旌

寇汝頽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閣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閣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

周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雒州以爲輔國行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

顏師伯傳

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卽命爲征西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啟太祖請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世祖啟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卽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爲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

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於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議謀契濶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擊大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蚪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與孟蚪合力行達沙構虜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蚪等奮擊盡日孟蚪手斬五

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城拒戰卽斬它門餘衆奔赤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歎良深於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以時言上苟思達龐孟蚪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孟蚪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旣而虜更合衆大至孟蚪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助師伯張

此當有下字

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至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卽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旣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稽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

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今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為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

領史作預  
平都縣天  
故云子領  
不誤刑秩  
存爵職任  
不改若無  
晉者白  
領職也

叔司徒王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乎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散字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

沈慶之

郭象云余讀慶之傳至務類亦弟自陳水見及一夜遠徙步湖未嘗不嘆賞其高及親于西陽王水攻持章校獵之於於不愛少壯陵厲之氣則又惜其退海之石終也金錫七著之錫

勤可無忘也  
暴日也一廢帝  
乃猶冬以諫  
諍何為若此  
蓋玉情深  
閉使而思渡  
以諫何意  
誅美慶之  
不知於古而  
異於死矣

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  
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以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  
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  
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  
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  
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  
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  
威將軍率眾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  
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  
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為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為  
雒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

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  
還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竝會平定諸山獲  
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勦定之禽三  
萬餘口還京師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  
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  
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顥  
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  
前青州別駕崔日連安蠻參軍劉雒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  
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  
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鳴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陂日連尚  
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陽以為眾軍節度前後伐蠻  
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

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

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礪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艸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微上麥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

藍為文沈公  
玄謨輩白面  
生計謀敗績  
曰不如下官  
不學為一學老  
書生亦晚古今  
云乎

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  
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碯礮必走滑臺小戍易  
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  
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  
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向碯礮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  
慶之與蕭斌留碯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  
王拓跋燾率大眾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  
兵疲眾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  
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  
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皐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

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為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碯礮慶  
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以任今青冀虛弱而  
坐守窮城若虜眾京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碯礮孤絕復作朱脩之  
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  
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  
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碯礮斌乃還  
歷城申垣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  
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  
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拒之慶之以為虜眾  
強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  
棄碯礮耳卿在左右以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

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千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弑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

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效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列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戶慤

胡致堂云七十致仕  
古今通理也夫出  
進退何常惟我  
身耳何為之失節  
之人固無多議者  
沈之確守素志  
固不取善矣於廣  
陵之役未免受鉞  
而身爪牙之言又  
以者斷而怨其在  
其為政任也孔子  
直者生也氣都為不  
直者生也當以是  
消人而已不能免  
其耶

王老慶云慶  
請者武帝  
使何為之往  
慶之笑曰沈  
公不勤何公往  
而後返此言自

可千古乃以竟後  
王誕反復為軍  
騎大將軍將兵  
討誕此猶曰事  
關宗社不得不出  
耶一書既立以  
義恭之嫌且恨  
顏師伯不與恭懷  
親事不惜身為  
告密而顏加諸  
人皆以海崇此  
為乎因之親昵  
昏狂不能自白  
掩被冤酷同于  
羊羖堂老臣  
不能匡正身  
退不能自保聽  
矣何公乃乃  
之不已雖子  
狂戾其功名  
怨原亦能遣

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蓋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  
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  
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  
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  
所領屯武帳岡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  
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眾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  
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  
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征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  
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  
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  
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  
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為

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  
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  
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眾討之  
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  
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  
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  
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  
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  
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為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  
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  
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

史作鎮  
武紀亦作  
鎮北

君大  
當是

袁也靡不初  
鮮克里終難  
矣難矣

位宜為國柱石  
益忠臣也初  
為孝立誅勸其  
雄謀積難廢斷  
巨制與博

功也乃其子義之  
亂不減于勳即  
抑之謀與義之  
說上青慶之可  
以激駭者獨不  
必橫而斷奮

官杜門六知飲  
性西難之而又  
昵附匪人對以

諫諍竟抱志  
歿此何壯而令  
何靡也其不免  
子義之手六過  
性者有取之云

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

上授函表倩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  
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  
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  
有傷挫為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  
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  
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  
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  
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  
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  
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

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  
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  
世祖金鏤七箸及杵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晏宜等且  
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  
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  
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辭  
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  
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  
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愜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  
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

史作開

據事類  
賦注云  
增時定

孝人風云沈慶之  
之孝言規諫子  
業不悅慶之懼  
禍杜門不接賓  
之殺之宋主賴如  
又克成大功宗主  
不悅表解揚州  
而後齋藥賜死  
乃死而後痛念  
不已王景文以  
盛德為多辭  
位而宗主不許  
而後賜藥死  
觀三人之死既  
無取死之意而  
後不能免死  
求生不得矣

德名久云沈公補北  
代祠首崇之當  
初試未輔順討  
道之德若燭照  
數計及孝武反  
正殺於清光竟  
不肯效何公理  
而後返此亦可  
孫南宗弟不

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道眾並  
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  
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  
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眾  
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誨邁慮慶之不  
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  
遣慶之從子攸之齋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  
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  
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即位追贈  
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為侍中慶

慶之不  
成人宜  
其元殺

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  
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  
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與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  
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為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  
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敵之子也孝建初為安成  
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  
大明中為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為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  
始初居父憂起為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  
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為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  
王休範為逆起為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  
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為趙伯符

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壅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劬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劬所遣並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劬之子文秀別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竇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從外至西顧盆倒注不知屋外水高安尺碗頭闕生助  
此二卷 五月四日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

蕭思話傳

蕭思話傳

此書史

彈琴騎射

下文書

傳音律

馬何事

及古開

長

三元

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于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輒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

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水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

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  
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  
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閨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  
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桓布爲梁州布敗  
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  
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  
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  
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  
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  
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  
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棊手

太祖手數

史作南郡

史作南郡

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棊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  
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棊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  
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  
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  
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  
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  
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  
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  
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棊因賜  
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  
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如故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間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磈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

至碻磈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幕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碻磈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碻磈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冀州餘如故戲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

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

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原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准之於樂安准

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碣磔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碣磔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卽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卽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眾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

賞格示永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簡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

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雒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旣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咨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勲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

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積基更造成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啟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南充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雒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帝室居綏

與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臯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爲荊州

病

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圖義令旣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爓采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隕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覬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颺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

赴徐

積而安私外簡夫悔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疎矣然乎然乎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終初四早起勸此卷昨暮向時夜中復雨浴不止為之悶憂

蜀川中鳳蘭氏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

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

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

蜀川中鳳蘭氏

竟陵王誕傳

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  
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  
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  
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  
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  
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  
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  
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誕  
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劭遣將華欽庾  
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  
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爲

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  
將軍加班劔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  
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  
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  
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  
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  
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  
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  
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  
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  
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

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官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啟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啟答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絲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

鼻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祚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旣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啟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

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  
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昨俗大庇黔首庶道被  
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  
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禡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  
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  
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  
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  
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  
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  
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竄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  
者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攙搶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  
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

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  
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  
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旣蕝稜廓清大明升曜  
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  
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  
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  
珍羞庶品回克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  
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  
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  
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  
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蕝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  
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

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  
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匿私  
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已腹心事旣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啟  
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  
族役同輿早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  
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託宅宇地妨莠  
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舍傷行路  
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  
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  
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  
靈寢暨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  
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有覩面目豺狼爲性規

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  
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詖彌  
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鳩毒詔瀆膚躁是與比周  
又矯稱符敕設榜開幕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  
署受坐將就囚執白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  
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啟事高闈卽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  
要契醜聲穢問宜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  
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  
積昔周德初升公且有流言之豐魯道方泰季子斷遠泉之誅近  
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  
奪親情爲憲屈况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豐於无妄之辰希幸  
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

膺千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絕誕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  
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群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  
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  
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與太守垣闓  
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  
之鎮為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  
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  
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且將曉明寶與闓率精  
兵數百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  
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即遇

朱里云竟陵將討  
反邀梁曠同起兵  
曠斬使投表証  
滅曠家又欲劉現  
之為參軍現之力  
辭証殺之後兵敗  
賀弼不降飲藥  
死范義不去并  
見殺嗟廣陵之  
臣何多義哉凡  
所得稱為義者  
不必盡如孝子之  
死又忠臣之死君  
子名節所在反  
之于心若有不死  
得之意而毅然以  
死即孝子之死也  
忠臣之死君無以  
異是觀于曠現  
之弼與義之死雖  
無君父之大繫而  
皆當乎忠臣之  
子之至情稱曰義  
士夫豈有吝哉

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  
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  
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  
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  
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滅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  
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  
力陛下接遇慙慙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  
徐竟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  
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令親勒部曲鎮扞徐竟先經何福同  
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  
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

此陛下官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畱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

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旣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問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

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  
卽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  
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  
族瑗卽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  
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  
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爲劉劬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  
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  
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  
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  
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  
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  
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

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卽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  
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  
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群臣皆稱萬歲初誕  
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  
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  
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  
署平南將軍虞季克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  
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  
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  
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與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  
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  
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劬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劬土山爲劬所破慶之填漍治攻道值夏雨不

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虵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鴛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猴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閭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祗悚

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  
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  
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于休慶龍  
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追  
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眾軍進攻勉其外城乘勝而  
進又勉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  
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  
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  
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  
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  
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未陽  
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

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  
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  
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  
之曰官須髮爲鞘眊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  
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  
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  
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  
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  
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  
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  
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  
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

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  
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  
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  
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  
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  
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編  
柎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  
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守  
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  
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  
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

廬江王禕  
史非年上

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  
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  
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祚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  
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  
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  
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  
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  
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  
並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  
監太宗踐祚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劔二十人改封廬江王  
太祖諸子禕尤凡弟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鐸蚤薨鐸子敬淵婚

增  
六字據史

禕往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荅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咨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都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旣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寔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群細，疏澀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

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縉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旣震，群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臯所生，徼幸斂嘔。

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見信事。旣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管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臯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縉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

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貨畜優廣。朕踐祚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克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群。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旣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憂。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讎恕臯箸于觸事  
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  
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  
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  
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  
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甯敬之間丘邈  
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  
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  
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葬宣城子克明  
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位聽  
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  
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  
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  
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  
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  
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  
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  
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  
長史玉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  
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  
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  
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

充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  
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  
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  
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大妃墓次太宗卽位追  
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  
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  
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  
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  
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  
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休

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  
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  
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  
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  
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  
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  
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  
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  
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  
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撓亂  
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

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川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

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

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

庚深之

桂陽王

乃有願

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貨害唯休範謹澀，無才能不為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關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相應，德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關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泚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

者何也

史有情字

史作王

史有子字

史有乃三

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眾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為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獻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

史有子字

史有乃三

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鬪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群細無狀因疾違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

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

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  
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也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  
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明典章  
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  
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  
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  
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啟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  
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  
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  
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  
違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士爲尤  
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

軌

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  
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  
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  
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  
繕治盆壘復致鄙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  
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  
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禦害豈得獨賢於此昔成  
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  
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  
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  
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  
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

場

寇媒

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  
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  
弩不爲鼯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  
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  
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  
蚤誅張溫赳起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  
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  
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  
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  
勤款王與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  
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慷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  
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尪毀窮盡無日庶規

史鮪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天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  
道欣至一宿休範已到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  
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  
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  
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  
步止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關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  
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徃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  
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  
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  
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仍進柝南戰敗  
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

非子論曰夫嗟虎之  
獸知愛已子博狸之  
鳥非護異巢太宗  
保守頗於劉拉同氣  
既迷在原之天屬未  
識父子自然宗德  
告終非天廢也夫危  
亡之君未嘗不先棄  
本枝而後受孽推  
誠孽狎疾惡文前  
車乘覆後來并  
借使叔仲有國  
猶不失配天而他人  
入室將七廟絕祀  
曾莫莫懷甘心捕  
晉武背文明之託而  
覆中州者賈后太  
祖棄初寧之誓而  
登合殿者元凶元  
福福無門矣其操  
擇友于兄弟不亦  
安乎。

遣隊主陳靈寶齋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  
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惑張永棄眾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  
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  
開關明門出降宮省恒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  
妃剔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克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  
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  
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  
爽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  
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遺首於水  
更作埋首  
於地

孝武二十八男

文穆皇后生二子

一長廢帝子業 明帝弑  
二豫章王子尚 明帝賜死并好建主

陳淑媛生一子

五皇子子深 大

徐昭容生三子

九永嘉王子仁 明帝賜死十歲  
四安陸王子綏 出繼与子勳舉兵明帝賜死 泰始二年

阮容華生一子

六松滋侯子房 應子勳明帝從殺之年十一歲 泰始二年

何淑儀生一子

七臨海王子頊 應子勳明帝賜死 泰始二年

史昭華生一子

八始平孝敬王子鸞 廢帝賜死  
十九晉陵孝王子雲 四歲 天

殷貴妃生五子

十皇子子鳳 天

何婕妤生三子

十一始安王子真 明帝賜死  
十二東平王子嗣 明帝賜死 四歲 天

謝昭容生三子

十三淮陽思王子霄 四歲 天

江婕妤生三子

十四皇子子况 天

三南齊哀王子師 廢帝



非子... 識父... 告終... 亡君... 本校... 誠... 車... 磨... 借... 猶... 入... 曾... 晉... 覆... 祖... 登... 福... 擇... 安... 乎。

遣隊主陳靈寶齋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惑張永棄眾於白下九月復月...

備... 三... 天

何... 數... 主... 二... 子

須... 貴... 主... 一... 子

史... 顯... 華... 主... 一... 子

何... 崇... 主... 一... 子

河... 宗... 華... 主... 一... 子

新... 顯... 容... 主... 三... 子

新... 顯... 數... 主... 一... 子

文... 顯... 容... 主... 一... 子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皇... 子... 不... 願... 天...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終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

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爾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王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王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興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晉書卷八十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女同生次  
皇子女明帝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女明帝子趨與皇子女同生次  
皇子女明帝子期與皇子女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  
杜容華生皇子女明帝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  
繼皇子女子深子鳳子女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  
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  
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  
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  
畿以浙江東為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  
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  
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

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鰥田世祖  
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  
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  
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  
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  
亦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  
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  
十六楚玉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為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  
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  
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  
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

狂史

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離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顛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顛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顛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

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

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顛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遊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覲宮省以羽林出討宿

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讖帥群小潛通南釁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思太后旣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

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誰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于項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

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嗙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屺蕪兮紫苔生寶羅賜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官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徒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

之晚清輔南陸蹕閭闔轅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  
葱青俛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  
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  
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閔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  
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  
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  
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袞淪漣  
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三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  
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

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  
崇班理應勅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宜貴妃既加殊命禮  
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  
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竝依  
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  
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群公乃  
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  
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紆寬申痛雖往必追緣情  
側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  
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  
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於天秀以雪沈魂可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

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篡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

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疆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

日没諸兄弟冲眇為群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  
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  
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直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  
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  
歲

看此詔  
明者意  
尚可取  
休仁死  
已解事  
九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  
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  
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  
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  
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為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  
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  
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為冠  
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將軍如  
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為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  
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  
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  
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  
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  
南郡景和元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  
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當作淮南  
南郡并南  
豫州之南  
梁郡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年四歲

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

太宗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

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  
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  
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芟璿  
極岐疑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  
爲後旣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

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羨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  
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  
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  
渥廣臨曲垂照勅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  
願許之其年賜元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  
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  
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  
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  
纘墜歷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旣帝且兄而缺斯典今  
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  
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旣無釐總義須防

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疥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為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終

西川中鳳閣氏圖印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西川中鳳閣氏圖印

劉秀之

新撰

顧類之 周朗 振羊希 又上書 於謹言

鄧琬 傳京師檄 謝莊 舞馬賦 袁粲 妙德先生傳

顧類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

劉秀之傳

補

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並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沂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誦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卽日起兵求率衆赴襄

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賔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軌矐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

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獄，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

吏

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嗛厲，佇良牧，故整輟心，膺外弘風，規出未踰，基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以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

暮

顧琛傳

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之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

祥斌

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承濟爲冠軍將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軻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豐

元

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瑛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輟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各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

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

鄭承云孔孟  
大聖大賢不白

史作劾

丘淵之

顧覲之



朱里云新亭之勝

拜沈慶之為鎮北

大將軍慶之徒居

婁湖以宅輸官自

同傭人顏延之不

喜見要手竣貴顯

延之出逢國薄屏

避之願觀之風

節峻厲不肯降

意當時權貴者

定命論以自釋

自元嘉不祿普

天同叛福澤富

貴等之朝露慶

之諸人皆稱一時

老成名德所見

事勢如此即散

衣蔬食行步

踽尚虞禍及

肯處或返京

讀史者謂畏禍

如慶之後猶不

免况如謝靈運

伐木開山所至

驚擾致民疑之

為盜賊欲求免

禍更不得其數

矣

能為父云士君子

受世固為以義

命自安有以排

一石為三公之心

情自肆安在

其為學問國

與國名老元數

其內容孔子家

法不為也耶

胡致中云賢臣

也於義知命如

也小人不義不

知命也也輩食

豆羹不屑蹴尔

非能知命者我

心未亡耳義心

未亡則不辱

欲以為會稽不果還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與權傾人主而觀之

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

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觀

之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觀之家尋陽

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觀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

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孔觀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觀之心迹清全獨無所

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

始二年復為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

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觀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

五子約緝綽緝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每禁之

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

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

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觀之觀之悉焚

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遠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觀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

闔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

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

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

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

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理定

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未

清全

命論

則

末

美知命矣乎  
亦鍾不稱而  
此不知有命  
心不存可  
不存則文之  
不知命矣夫  
無形可也  
何而知之  
不可改可  
命也君子  
命則命正矣  
是以願義之士  
寧受五刑之倫  
於原憲而不願  
以百乘之富於  
盜賊義之可  
否命之通塞  
也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而不知

我無以於命  
此至也定命  
於善矣苟不由  
義則不  
定者特未定也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徒吉  
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獨殘傷之崇漢臣衍  
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  
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痾之災明照  
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肌席義枕仁徵禍於促  
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衰迹流惑之徒投心  
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  
甚是以通人君子開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  
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天夫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  
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  
兆宣攝有  
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閭  
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湯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

論憲無

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澗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  
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  
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  
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  
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  
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  
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衛性之經命之所  
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乖微寵之津空谷絕探  
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躋跖橫  
行會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  
密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  
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

經

孰正至如雷瀆疑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鐫  
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  
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  
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質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  
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  
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  
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者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  
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  
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  
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  
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辯溢

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闔  
至玉門犁丘獻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  
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疑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  
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咀嚴兵猛兇  
無累瓜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  
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  
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磻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  
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  
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  
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  
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違禍且智防有  
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援逸而

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效安  
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  
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  
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府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  
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  
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無  
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  
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  
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  
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  
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群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  
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

鳩

豢必云微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  
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  
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物非所以爲難也問  
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  
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  
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  
請布未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  
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  
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  
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  
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  
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此

豈

美 据

讒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彙範所  
興善惡無二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卮危  
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  
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皋思服巢許之情捶  
勒曾史言膺躋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  
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  
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蹟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  
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  
灰子薶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剔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  
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卽末以爲用  
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  
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

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旣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  
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  
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  
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  
資旣幽期自賓心力感效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愿字子恭父  
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  
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啟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未修之著節漢  
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  
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  
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  
名爽實亦無取焉

王必麟云宋周  
朗有橫帶寶  
皆是以微  
司馬文心  
百視目會  
皆是以微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陳允錫云周朗弘博沈懷文簡當考武不能用  
氏國四南

宋書卷八十二

陳允錫云周朗弘博沈懷文簡當考武不能用

氏國四南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  
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  
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為  
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  
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  
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  
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之

周朗傳  
字奇  
朗之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  
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  
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絲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  
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  
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  
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  
士鉗口雄人蓄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  
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罕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  
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  
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  
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

餘氣

身不絀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  
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  
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  
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  
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  
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鬣望鼓鼙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  
翻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  
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  
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  
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  
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  
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劊心

鳩

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  
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  
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  
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粘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  
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  
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頽罷捐慕遺憂  
夷毀銷譽呼嗚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  
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  
杜長者之輟穀稼是詔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  
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警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  
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

陳書  
宿酒

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豐肅尋伊高傍  
眺燕隴邪履遼衛覩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  
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  
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  
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  
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  
至迺復有致謂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  
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  
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  
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  
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

場

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  
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  
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  
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之辭意侷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  
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  
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  
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  
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敵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  
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  
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  
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

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  
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  
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  
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  
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  
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  
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  
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  
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  
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  
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  
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

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  
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  
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  
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椽  
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  
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惠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  
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  
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但  
供吏死者。弗望。薶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  
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

淫奔何  
言何必

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  
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  
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犬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  
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  
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  
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旬。皆是不  
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  
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  
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  
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  
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

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躄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

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來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徃徃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末克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

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

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駟以遊。邀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

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

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充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

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  
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  
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  
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脣吻樹頰胘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  
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  
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  
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  
悉舉矣又俗好以毀訾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  
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  
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  
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

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  
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  
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  
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  
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  
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  
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  
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  
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  
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

胡致名云武初  
即位詔求直言  
周朗條奏七事  
未至批送鮮也  
獨勸帝以三年  
哀勿蓄金寶  
有鄙惑之謂又  
陛下令求其  
李北實此系性  
昔者此自免去  
職心已七年五  
徑大赦而帝藏  
宿怨竟不能容  
夫以直言之  
而以直言之  
且居喪淫恣  
尤貪財利屢  
殺言者備載  
書朗可於此不  
實也為不自反  
方且懷恨反以  
不孝之罪加之  
朗是為人君之

卷也

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  
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  
惑不反死矢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  
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奏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  
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  
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  
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堂令循末典則群  
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為廬陵內史郡後荒  
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  
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為州司所糾還都  
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

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  
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  
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  
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鑲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  
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為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  
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嘗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  
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  
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  
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  
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  
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

利口二  
字明是  
舊怨  
沈懷文  
傳  
岳史作江  
乃獨留  
有平空文

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  
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  
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  
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  
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  
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  
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  
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  
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  
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典和統之要  
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

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  
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  
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  
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  
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  
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  
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  
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  
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  
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  
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  
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  
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  
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  
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  
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  
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  
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  
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謝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  
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十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克

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  
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  
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  
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  
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  
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  
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  
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  
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密及海  
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  
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  
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

胡致學云沈懷  
文可舉江智  
淵者其有類  
清談之備耶  
人而應有者  
人而應有者  
此兩言推才極  
致非匪人何足  
以爲之武帝之  
爲人而見已智  
淵雖勉其友  
不如飲晦終  
以片言忤首身  
恨而卒史魚  
雖賢其在遠  
伯下之矣矣懷  
文兩言豈北也  
情之鬱鬱耶  
及也云考之史  
懷文可諫者三  
事耳勿峻諸  
王科也勿禁  
諸王任州輸

器甲。沈懷文也  
及此風雨出獵意  
此之人臣伯忠  
非有對切  
至。難堪之言也  
而帝已不能受免  
有禁錮十年。而怒  
不釋。必置之死是  
豈人君之老乎。懷  
文行已如此。其  
有以取禍者。其不  
何也。特在罪。不  
不見。

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為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為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為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

求還亦無大罪懷遠

文筆宗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為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益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擄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為累一至此乎

自十九卷至此卷初二節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擄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為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黜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眾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為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為揚武將軍領臺隊元



宗越傳

宗越傳

嘉二十四年啟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  
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  
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  
不憂不得容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  
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  
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滅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  
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  
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  
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時  
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  
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戶  
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  
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  
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  
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  
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頭  
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  
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  
命謀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彈  
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克初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  
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  
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

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  
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  
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  
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  
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  
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  
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  
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僉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  
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嶺陝及巴口建義恒  
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

譚金

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  
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  
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  
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畧沈果忠幹  
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平都縣男  
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  
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  
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攸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  
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  
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  
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  
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

周

梁

武念  
三五門

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雒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顥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劬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倭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宋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

袁處珍

倭長生

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雒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

蔡那

曹欣之

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滅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  
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聞誦略皆  
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  
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  
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  
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故太祖請喜自隨使  
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  
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  
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  
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  
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群賊賊卽

自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  
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  
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  
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  
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  
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  
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  
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  
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  
世荷國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  
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克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  
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顛傳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  
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  
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  
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  
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  
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  
大破虜於荆亭偽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  
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  
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  
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  
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  
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賊

人臣豈  
可懷二  
心以市  
恩

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  
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啟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有疾為  
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  
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  
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  
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克  
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為黨與眾中常以正  
直為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  
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  
清直而餘人恣意為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歛二  
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為主

吳喜以  
三百人  
清為三  
吳十郎  
何忍殺  
之九  
此詔當  
即錄

戎

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群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愚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群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

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克喜在楮圻軍主者頗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歿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冊爰及草

勛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

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赦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各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

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犴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鎖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

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其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雌螭

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豐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

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及喜死發詔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克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離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

此詔與黃道成者道成武觀面莫我考不知所謂指人之易也

黃回傳

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歎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赦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執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彭文之玉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

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  
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  
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  
陸郡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  
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  
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  
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  
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都  
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軍府回遂啟求以  
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  
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辜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

國憲尋其釁狀是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辜疑從輕事炳  
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旣住伏增  
慙忝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貴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  
累箸而屠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  
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  
潛送器械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  
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  
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責惟厚曾不知感猶懷  
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  
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啟聞傷風蠹

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死時  
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回既貴祇事戴  
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  
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當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  
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  
陵王勳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  
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  
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  
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  
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  
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

任候伯事

州齊書

彭文之

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

孫曇瓘

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

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

任農夫

以武用顧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

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

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

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

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

戶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

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

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  
始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

加

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卽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  
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  
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  
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  
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  
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  
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  
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終

藝川中鳳閣  
氏國圖南

